

文论天地

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

雷 达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难发现,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努力维护了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就是对时代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密切关注,对民族灵魂的密切关注,为此它勇敢地面对,真实大胆地抒写,以至发出怀疑和批判的声音。比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被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家的主体意识普遍沉睡甚至完全没有。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现在看来,主体意识在一些作家身上不但存在着,且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突围。一些作家早就在抵制直接的、短视的,配合式的创作,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坚持直面地,大胆地写出真实,塑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由于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审美的立场,是对人性和人道的思考就往往会逸出“政治”的堤坝,无意中与“时代”抗辩,达成了某种超越性。这些坚守和努力,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像《洼地上的战役》(路翎)、《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红豆》(宗璞)等等,就都有突出的、鲜明的表现。

但事物总是复杂的和缠绕的,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奥秘也同样复杂。当时一些政治意识很强的、惟写工农兵和满足无产阶级政治需要的宏大叙事,其中一小部分成为了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者,在今天就依然拥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些成为改编者的丰厚资源,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对象,甚至偶像,这该怎么看?这不禁使我们思索:当时的“政治视角”对艺术来说,是否具有既束缚又无意中成全了它的艺术生命的两面性?新时期以来,“政治视角”几乎一度被作家们忽略或远离,事实上,政治是社会的焦点所在,要揭示一个时代的本质,不触及政治便是逐本求末。政治并非单纯地表现为国家制度、政党存在,在本原意义上它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存在。另外,当时确有不顾作家的风格、个性和消化能力,一律赶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的做法,但这并不能改变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真理性质,事实证明今天深入生活依然是文学创新的根本性命题。当时把作家的生活体验性和亲历性强调到了极端,是否在造成拘泥原型之病的同时,“逼”出了大量真实鲜活细节?

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是变动不居的,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不断地更新和变化,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和张力。应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呼唤写真实,直面现实,反对直接的配合性写作上;七八十年代之交,

回归现实主义传统,先是把焦点集中在能否说真话,写真事上,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才进入了发现人、关注人、尊重人,人是灵魂的层面。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最大的成就,也得之于此。现代主义也关心人,焦虑人的处境,但与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它对现实主义不无启迪。正是围绕着发现人、尊重人,刘心武的《班主任》重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重塑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新启蒙的声音。

与现实主义精神相伴,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还在深入。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文学仿佛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是大胆的自我更新,还是故步自封,是开放吸纳,还是原地踏步,这是个考验。现实主义要不要在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丰富自己,要不要吸收域外的有益的哲学和文学观念,要不要在文化精神上向纵深拓展?回答是肯定的,因而有了一次腾跃。1985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孩子王》等。在全国其他刊物,还有许多重要的文本发表。《你别无选择》被有的理论家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品”,但我从小说所写音乐学院内在紧张的精神冲突中感受到的,主要还是“五四”个性自由精神在当代的回荡。《爸爸爸》回转身来,续接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沿着地域的河流,向着民族文化性格的根源追溯。而在莫言的《红高粱》里,作家有感于“种的退化”,重塑农民英雄形象,呼唤生命力量,复活民族的野性的游戏。对现实主义的发展来说,也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更为典型的文本,它作为文学上的柳青之子,可以明显感到它与十七年现实主义的血脉关联,路遥确实继承了不少东西,但是,他又有所扬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现代性视角,那就是对现代农民人格的呼唤和初塑。

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迈入新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城市化、高科技化、网络化的急剧推进,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以至道德伦理情感。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大多走向了解构与消遣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与之相伴,一个大众文化高涨的时期来到了。就文学来说,现实主义还能不能向前发展?特别是对人的发现,这个二十世纪贯穿至今且不断深化的重要精神课题,今天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对现实

主义来说,将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也应该是衡量一个大作家与凡庸作家的标准。事实上,在今天,作家选择时代,其实就是选择“人”,发现“人”,发现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近些年有的作品之所以有所深化,就在于更加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然而,对人的深刻理解与表现,又与深切的生活体验无法分开。网络的海量信息固然给写作者带来极大便利,但它永远不可能代替作者者的亲历的感受和心灵的共振,因为那不是身上的骨头和肉,而创作需要生命的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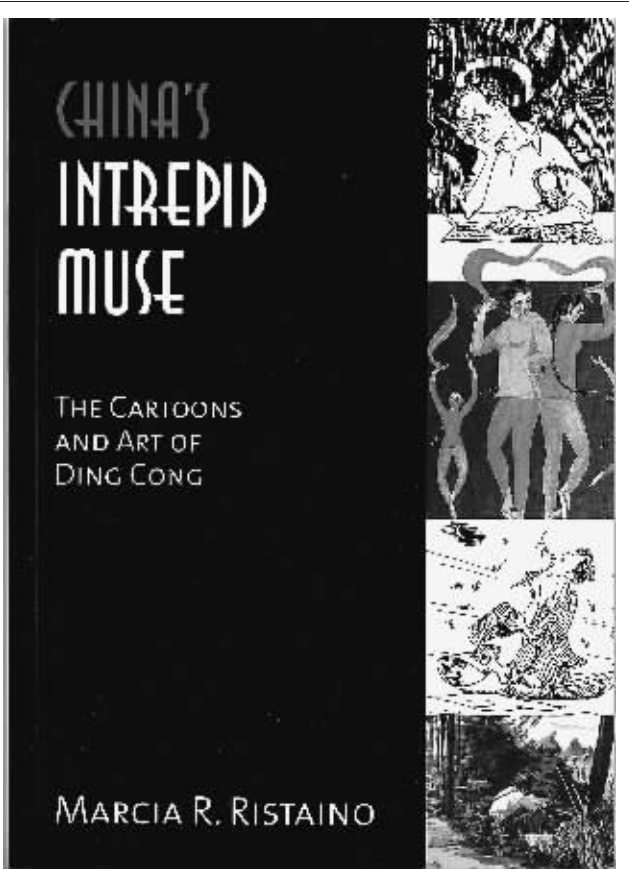
在今天,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的现实处境。人们常说以往文学的轰动效应,多是借助于敏感的社会问题,承担了自身以外的任务,现在文学才真正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现在的秩序才是文学的正常秩序,因而无须慨叹文学的边缘化。这样说当然是明智的,不无合理性,但也并不尽然。文学不能借此安于现状,看不到危机,满足于被动的生存。在今天,谁不努力展示自身的魅力,就没有谁的位置,这是很无情的。其实,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纯文学的销量和覆盖面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出版、青春文学、类型化写作、大众读物,在普通读者中拥有更大的份额,其销售量是一般纯文学无法想象的。像《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鬼吹灯》、《诛仙》、《杜拉拉升职记》等大众文化之作,或一些带有较强消遣性、娱乐性,猎奇性的书,正在创造发行奇迹。这些作品当然有它们满足大众需要和它生存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它们确也造成了阅读的分化,比如传统文学读者稳中有降。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应该怎样选择和认定自己的角色呢?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精神追求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向度上?究竟是向那些作品倾斜,为其所改造、所置换,削减原有的一部分功能,强化另一些实用功能,还是坚持原有的一贯稳定的精神价值,包括发现现实主义的精神,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

一个尖锐的实践问题。

诚然,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良知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消亡,我们大可不必悲观;但究竟文学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深刻地表达什么样的情感,确也决定着文学的命运和存在的理由。现在作家的选择无疑宽广得多,自由得多,但这里仍有个对时代重大精神问题是否回避,仍然有高下之分和文野之分,厚重和轻飘之分。在我看来,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的灵魂和心史的,直指人心的,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越是这样,在这个物化的时代,文学就越是不可替代,就越有生命力。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社会、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同样也是一个与世界文化碰撞、融合、重构的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这不仅是作家创作的难得机遇,同样也是作家面临的最大困难。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每一个转型期和文化的融合期,恰恰也是文化兴盛的时期,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隋唐时期、五四时期。我认为,现实主义肯定是我们的选择之一。但是,现实主义怎样发展,却是需要探索的新难题。

当然,现实主义始终是一个争论不完的话题。除了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之外,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人民的文学?今天的人面临什么困境?应该怎样增大文学的精神性内涵?今天的大众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等等。这些基本的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廓清文学上的一些迷雾,对当下的文学的创新将是极其有益的。



中国著名的漫画家、插图画家丁聪先生,即那个令读者们忍俊不禁的“小丁”,那个给朋友们阳光般笑脸的“小丁”,2009年5月26日悄然离开了我们。可是,小丁留下了他所有的漫画和插图作品集。10月20日上午,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了“丁聪漫画和艺术研讨会”,当日下午又在梅森大学举办了“公共美术和插图:丁聪的漫画和艺术展”。研究丁聪艺术的美国专家,二战期间在中国曾与丁聪在一同工作过的老人,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美国、加拿大华侨华人及美国朋友,从纽约、费城、马里兰州和华盛顿特区近郊赶来,新朋老友相聚一堂共忆小丁,高度评价丁聪漫画艺术的成就。丁聪夫人沈峻也特地从北京前来出席,与丁聪的这些海外知音聚会。

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国会图书馆约翰·克鲁奇中心的访问学者玛莎·瑞斯泰诺女士,新近出版专著《中国勇敢的缪斯:丁聪的漫画和艺术》。玛莎为此书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的同时,于2007年至2008年两年间三次赴北京采访丁聪和夫人沈峻。来自波士顿大学的讲师兼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博士谢莉·德拉克·霍克斯的发言谈及她通过两次采访得知丁聪在各种政治运动磨难期间的艺术创作。她正在写作一本

日前,“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话剧艺术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由文化部主办,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等承办。之前,此次论坛已在辽宁抚顺和上海两地举行了分论坛。

论坛举办期间,14位具有代表性的戏剧院团、剧场及制作团体负责人进行了发言,议题颇多,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与会者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思考;话剧创作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贯彻“三贴近”的创作原则;话剧创新的文化思考;话剧创作面对市场的观念变化;话剧艺术院团改革与发展的思考;民营戏剧的创作;主旋律话剧与商业话剧的实践与思考等等。(张健)

日前,有关文学评论家聚集研讨当下的文学态势,认为目前的文学已经形成网络文学、纸媒文学或称传统文学和市场化的青春文学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无论是何种文学,有没有一种共同应当具有的基本品质?

我以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就是,文学需要高品质的温暖,它如灯火照亮人们心中的幽暗给读者以希望,它如船工的号子给疲惫的心灵以力量。不仅文学需要温暖,而且整个社会 and 时代都需要温暖,人民更需要温暖。温暖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温暖也是核心价值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时至今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发挥无边的威力,商品交换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面临着新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文学靠什么打动人心和赢得读者?靠离奇的情节,可能不如电子游戏来得刺激;靠传奇式人物?可能不如道听途说或网络浏览来得淋漓痛快;靠实验探索?读者已经见怪不怪等等。走笔至此,我突然想到了央视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和颁奖晚会,那些感动千千万万观众的普通民众就在我身边,是他们身上散发的高品质的温暖一次次一遍遍叩击着我们的心扉!这虽然无关文学,但是否可以给文学更多的启示?

我们还应当看到,在文化和社会的现代转型中,真善美等观念领域往往也随之改变。在新媒介化时代,享乐主义在新媒介的激发下有所发展。新媒介时代的技术革命使得以往人与人交往的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时代语境中,文学不应该发挥它特有的功能吗?

从作家群体自己来看,铁凝说:“读者远离了文学,但作家或许也应时代的作品吗?优秀作品一定是直面内心的,让人的灵魂提升而不是下降,给人希望而不是绝望。巴金先生曾说,文学能给人光热和希望,能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

有用。我想,作品要有光 and 热,首先作家自己的心里要有光 and 热。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从铁凝几百万的文字中,就读到了这样一个厚重、温暖的文学的灵魂,触摸到了一颗温润、坚强而沧桑的心灵。

巴金因为感受到文学的温暖,而永远让自己的生命与中国文学事业结为了一体。巴金说,中国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他从它那里

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厅旋转大门的门把上就有巴金先生的手模,每一位来此参观的人都能与文学大师的“手”相握——这是一种象征,文化的象征,精神的象征和信仰的象征——在老人的深情牵引下,在对新文学温暖的游历和体认,碑刻中所书写的文学温暖的意义也由此获得了久远的生命延伸。

文学作品直接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心灵呼应,因为人的内心是天生需要温暖、温情和柔软的,但是这些温情和柔软,生活并不会直接产生,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在阅读某部作品时内心一下子会觉得很柔软。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和作品共同去经历一些人生大事,这样人的内心就会变得更加厚实,更加饱满。温暖,肯定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文学品质。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反复强调这种品质,这是面对苦难的一种方法,毕竟人是需要慰藉的,人在寒冷之中,你告诉他寒冷并没什么用,但如果给予一点温暖,还不至于让他冻死。所以,在我看来,温暖是慈悲的,更是一种智慧。

所以,可以基本上断定这样一个文学事实:古今中外,能够打动人心、让人难以忘怀、给人以生活的智慧和生命勇气的文学作品,大多具有温暖的文化品质和文化精神的。文学中的温暖是一种力量,它能够超越时空,直抵心灵;它是一种慰藉,能使冷漠的情感火热起来;它是一种生命,能感染乃至唤醒另一个生命。

陈树义

丁聪海外有知音

午禾

的时间补回来,他们身上共有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忘我的艺术创作精神令我们敬仰。正因为如此,丁聪的艺术创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成为高峰,其作品数量超过以往四十年的总量。他把精美的艺术作品奉献给读者,把阳光般的笑脸留给了朋友们。

牛津大学的退休教授迈克尔·萨利文,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美术研究方面的领军学者,认识很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重要人物,包括丁聪。他在题为《一个亲眼看到中国真正是什么样子的:丁聪在四十年代》的介绍中,谈及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和丁聪、张大千、张光宇、张正宇、黄苗子、郁风等艺术家交往的故事。萨利文教授杰出的几部著作作为《现代中国美术家:传记辞典》、《中国的艺术》等。他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授中国艺术,2004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主持了现代中国美术的国际会议,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萨利文教授带来的他个人收藏丁聪的漫画和插图原作,令与会者们兴趣盎然,其中既有丁聪最早创作的鲁迅作品《阿Q正传》的插图绘本,也有四十年代丁聪画的人物肖像。

小丁没有离开我们,他的笑容和漫画艺术永远伴随着我们——丁聪的海外知音。

久负盛名的蒙特利尔音乐家室内乐团在著名指挥家尤里·托洛茨基的率领下来京,10月25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如歌的行板——蒙特利尔音乐家室内乐团音乐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乐团的副首席是我国青年音乐家李喆。他曾师从著名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在2000年与小泽征尔以及中国青年交响乐团的合作中,他作为首席小提琴的领导才能与精彩演奏,得到小泽征尔与罗斯特罗波维奇的高度赞赏。(舒平)